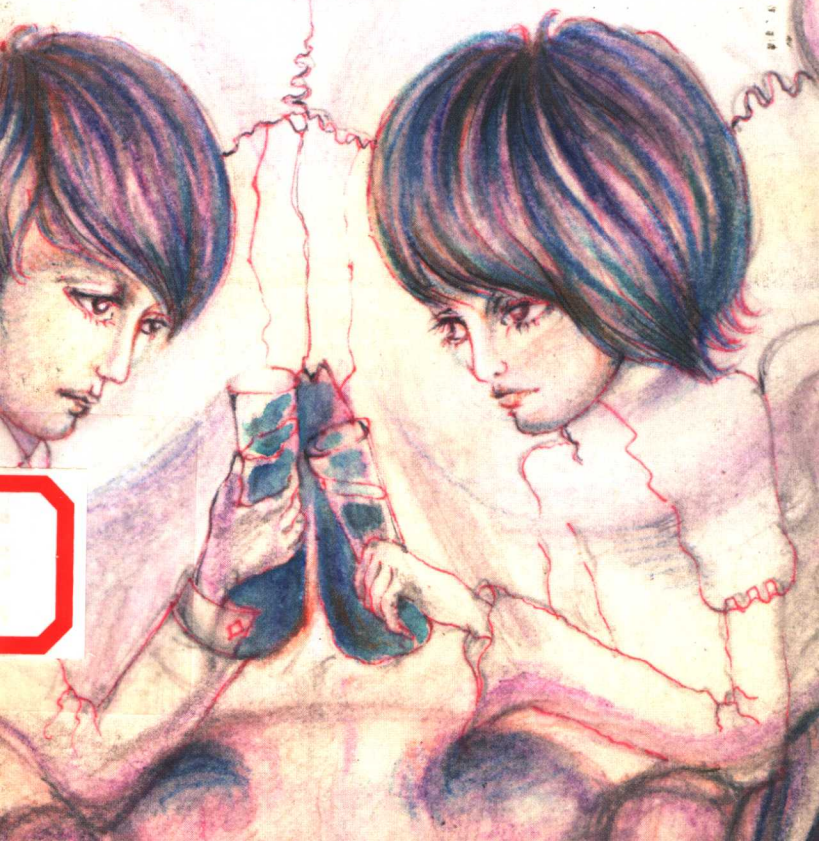


〔法〕冉克雷维 著 戴捷 译 上海三联书店

# 不可逆转的时刻

——关于死亡哲学的84则对话



B 08  
26-C

# 不可逆转的时刻

——关于死亡哲学的 84 则对话

[法] 冉克雷维 著  
戴捷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逆转的时刻/(法)冉克雷维著;戴捷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7

ISBN 978-7-5426-2579-3

I. 不… II. ①冉…②戴… III. 死亡哲学-研究  
B 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8899 号

Penser la mort?

By M. Vladimir Jankélévitch © Liana Levi, 1994

---

## 不可逆转的时刻

---

著 者 / [法]冉克雷维

译 者 / 戴 捷

责任编辑 / 戴 俊

特邀编辑 / 蔺 瑶

装帧设计 / Teddy. L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125 千字

印 张 / 4.25

---

ISBN 978-7-5426-2579-3/B · 168

定价: 15.00 元

## 编 者 的 话

冉克雷维(Vladimir Jankélévitch, 1903 - 1985), 出生于法国中部城市博格斯(Bourges), 父母皆为俄国人, 身为医生的父亲, 是法国最早一批翻译弗洛伊德著作的翻译家。因为家族拥有犹太血统, 为了躲避沙俄统治者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冉克雷维一家离开俄国, 定居法国。1922年, 冉克雷维进入巴黎高师学习哲学。1923年, 他遇到了哲学家柏格森, 并一直与之保持通信关系。1933年, 冉克雷维以一篇研究谢林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在维希政府执政期间, 他被剥夺了法国国籍和教师资格。1941年, 冉克雷维加入了法国抵抗组织。他说:“纳粹只是出于偶然才被算作人类。”1947年他重获教席, 1951年至1979年, 担任巴黎索邦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

在将近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 冉克雷维的学说和思想, 以及他富于感染力、热情、温厚的人格魅力, 影响了几代法国学生。冉克雷维提出道德的引导高于一切, 他本人也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哲学家, 参加了他那个世纪所有的斗争, 是哲学和当下的历史紧密结合的典范。当然, 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也应和他的道德哲学

的精髓：只有遵循内心法则的人生才能建构起一个哲学体系。因此，冉克雷维的作品能够历经各个不同时代的考验，而依然常青不衰。冉克雷维不仅写了许多哲学方面的书籍，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他还为人们重新审视十九、二十世纪的音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受柏格森的影响，冉克雷维十分关注内心意识与时间的关系。同时，再结合音乐给他的启示，冉克雷维对人生的审视真诚、朴实、别具一格。

除了时间与死亡，纯粹与暧昧，音乐与不可说这些他关注的命题外，他最为关心的，是脆弱的道德常常有堕落、腐化的危险。对冉克雷维而言，人生是“宇宙的狂想曲中一个梦想的插曲”，或许只是被无尽的死亡所分隔开的一段“转瞬即逝的旋律”。但这并不让人生显得微不足道或空虚无意，因为经历过这段转瞬即逝的人生，其本身就是一个死亡和绝望无法抹杀的永恒事实。

冉克雷维的哲学著作包括《亨利·柏格森》(1931年)、《论谎言》(1942年)、《恶》(1947年)、《美德论》(1949年)、《死亡》(1966年)、《原谅》(1967年)、《不知道和几乎没有》(1980年)、《道德的矛盾》(1981年)等。其音乐学著作有《福莱与不可表达》(1938年)、《德彪西和神秘》(1949年)、《音乐与不可说》(1961年)、《音乐和时间》(1988年)等等。在冉克雷维身后，还有数

本著作出版,《不可逆转的时刻》就是其中之一。

最近几年中,人们又渐渐关注起冉克雷维的作品,不仅在法国,世界范围内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哲学、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他的思想。2003年冉克雷维诞生100周年,人们在互联网上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来纪念他。2005年,在冉克雷维逝世20周年时,巴黎高师举办了一场国际研讨会,众多学者从美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等方面梳理了冉克雷维为我们留下的遗产。

《不可逆转的时刻》记录了冉克雷维与他人有关死亡的四段经典对话。话题从与死亡有关的各个角度出发:不可逆转的临终时刻、宗教的情感、世俗人士的表现、安乐死、焦虑情感、身体的暴力等等……精辟并给人以启发,当然也有些现今看来较为激进的观点。今天我们推出《不可逆转的时刻》中文版,意在使我国读者对冉克雷维有进一步了解。当然,对他的一些偏颇之说,我们理应持保留态度,相信读者自会作出分辨。

## 前 言

弗朗索瓦丝·施瓦布

我们能否思考不可设想的事物，比如说死亡？

冉克雷维曾在 1966 年以《死亡》一书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向来从不考虑死亡这件事。如果您要思考这个问题，我建议您采用我的方法，写一本有关死亡的书[……]，把它变成一个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独一无二的！”<sup>①</sup>

本书收集了冉克雷维曾经接受的几次访谈，他在访谈中缓缓道出了对死亡这一主题的深入探索及其研究的动机。

最近，为了全面收集并出版他的作品，我对所有的文件进行了一次整理，借此再次拜读了这些不太知名甚至濒于消失的访谈录，其中有一段还是从未发表过

---

① 1985 年 6 月 8 日法国电视二台“法国文化”节目访谈，国立视听研究院资料。后再现于《冉克雷维是谁？》一书中，作者：吉·苏亚雷斯，出版社：Manufacture，里昂 1986 年。

的。我认为有必要将它们整理出版，因为在作者的叙述过程中，他掺进了个人情感与伦理抉择，而我们也能够从这些思想与话语当中获得许多启发。

我们试图选出四段不同视角的访谈，以便从各个角度谈论死亡。

在第一段访谈中，冉克雷维围绕不可逆转的临终时刻谈论死亡：第一次经历一位亲属的死亡、一般意义上的他者死亡，以及每个人在死亡面前几乎是超验的不确定感。他告诉我们：“就好像我们不管不顾地把死亡强加给走在街上的人，把死亡永久地转移给别人或延迟下去，这绝对是作弊行为。”他以雅克·马多勒的话来说明：“我知道我要死去，但我不信。”<sup>①</sup>同时他还向我们谈到衰老的体验，谈到判处死刑者最后的心酸时刻，谈到“[死亡]的荒谬及其给予[生命]的意义，同时又否定这一意义”，还有我们走过人世的不可思议的奇妙经历。

第二段访谈正好与前一段形成呼应，回答了生命的 *sub specie aeternitatis*<sup>②</sup>，解释宗教的情感在原始社会和发达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世俗人士面对死亡的表现。他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艰难地向我们解释死亡，既

---

① 法国电视二台“法国文化”节目“一去不复返”访谈，见后注。

② 拉丁语：“永恒的意义”。——译注



然无法令人接受死亡这种想法，便只有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如一只扑火的蛾子，宁愿燃烧翅膀。”<sup>①</sup>他的研究中有极端、有紧急的情况，后者“必须在‘不可思考’中思考一切可思考的事情”，对这类事物的研究对他来说最具诱惑力。他就是那个“几乎是”、“几乎什么都不是”的哲学家。如何考虑慰藉，幸存……面对他所美称的“生存的绝顶蠢事”，他想方设法回应着人们焦虑的疑问。人之将死，“蠢人、捣蛋鬼或死亡所干的坏事一开始便在这个看起来蛮不错的世界上制造出了极度的慌乱”。<sup>②</sup>人们并不需要面模、面具和误解，简朴的方式将消除人类一切的自高自大，人其实只想寻找安慰和宽心。马塞尔·奥雷勒说：“橄榄因橄榄树而得以成长，橄榄熟了则掉下来保护哺育过它的大地。但是人们为什么不太相信橄榄的诚意？为什么这么多的安慰反而不够令人安心？”<sup>③</sup>

在第三段访谈中，安乐死引起了冉克雷维新的思考，他极富勇气地、果断地参与其中，但又不流于教条主义。他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以当今的科学成果（如遗传技术、鉴定遗传因子、人体器官移植等）创立了一种

---

① 《死亡》，出版社：Flammarion，1966年。

② 引自《什么都不知道和几乎什么都不是的人》第二卷：《误解》，出版社：Le Seuil，232页。

③ 《死亡》，法文版355页。

新的哲学和道德观念。而且，“令人担忧的并不是体系的制定，而是这种体系跟以往的完全不相干。”他经常这么说。

最后一段访谈说的是淹没在历史、社会和时间当中的消亡。中世纪极为普遍的死亡事件，到了今天成为我们超验的焦虑，并且变得越来越严重。“人被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引入无法抗拒的命运之中。”<sup>①</sup>冉克雷维在这里向我们描述了人在死亡面前的表现，宗教与狂热的行为、语言与身体的暴力……这些现实堂而皇之地摆在我们面前。尽管“拒绝死亡将我们的论述划上句点、把我们的语言变得刻板呆滞”。<sup>②</sup>

因此，读过访谈之后，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担忧、不再焦虑，这些均是他所谓的“虚无向空虚的运动”。访谈尊重人们“避免逃避向虚无的死亡”，但又“敞开向‘经历过’、‘经受过’的大门”。他在弗罗尔居所的墙上挂着一句话，它能更好地对《不可逆转的时刻》作出注解：“已经经历过的不可能不再经历。从今往后，在这一神秘黑洞中的体验将是他永久的临终圣餐”。<sup>③</sup>因为自称为几乎什么都不是的人已抹不去死亡的痕迹了……

---

① 《哲学家与焦虑》，综合杂志，第66期，巴黎，1949年，85页。

② 《死亡》，法文版80页。

③ 《不可逆转与乡思》，出版社：Flammarion，巴黎，1983年，法文版，275页。



## 目 录

编者的话

001

前言

001

不可逆转的时刻

001

永恒的意义

027

安乐之死

049

淹没在时间中的消亡

095

不可逆转的时刻



### **死亡是否值得我们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待它？**

我的很多同事会跟您说死亡并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斯宾诺莎自己也指出，智慧是对生命的思考，而不是对死亡的沉思，这不太正常，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我对很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说，我要写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他们回答：“怎么，您没找到其他可写的吗？我们现在是 1966 年，人类都登上了月球，有多少振奋人心的事值得大书特书。”只有一位对我说：“对，应该的，所有的人都失去过亲人……”这就是哲学，做一些不太有用的事情。

### 死亡算是一种社会现象吧？

它是人口统计和医学现象，在这种情形下，死亡就是世界上最平凡不过的事情。对于那些失去孩子、失去妻子、失去父母的人来说，它也是个人的悲剧，独一无二，无可类比。因此这里出现了对立，一方面是悲剧的独特性，它使人失去对生活的兴趣；另一边是事件本身的平淡无奇……对于医生来说，死亡只不过是一桩再平常不过的事。死者马上将由他者取代，其他生命会逐渐填补空缺。任何人都不是不可代替的，有人去了，其他人过来位居其职。这是第三人称的死亡，就是随便什么人的死，比如死于脑栓塞的过路人……这种死亡没有神秘感。总体来说，不仅没有减少人类的数量，人口反而繁荣壮大。人越来越多，个体的悲剧对整个个人种来说没有任何损害。到了 2000 年，我就不知道这地球上到底会有多少亿人口了。尽管有过奥斯威辛集中营，人类仍发展良好。而说到第一人称的死亡，也即我的死，那我就不说了，因为是我自身的死。我会把秘密——如果有的话——一直带进我的坟墓。最后，只剩下第二人称的死亡，亲人之死，这是一种特有的哲学体验，因为它与其他两者紧密相连。很像是我的死又不完全是，也不完全是社会生活中某个人或无名氏的死。是我的另一个，而我将幸存；我可以看见他死，我看见他死了。是我的另一个之死，而同时又是最令我感动的。再往前跨一步便轮到我了，我个人的死。死亡的哲学就是由我们身边的亲人为我们而

建立的。这类经验没人想过要尝试,而最后终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尽管谁都不情愿。这类死亡还有另一个重要性,因为您的父母辞世后,您的最后一道生物屏障也就消失了。之后该轮到您了,想起这种事可不那么令人愉快……



## **我们能不能用死之“否定”与生之“肯定”对两者进行比较？**

由于我们处于人类发展的漫长旅途中，所以我们希望这样比，我们生活在生与死的左右两端。这是个对称的神话、空间的神话，像是壁炉装饰上位于两座烛台间的吊钟那样对称无误。但生命是时间，时间不能在空间里展开，一段时间过后然后才是另一段。对一个人来说，当死亡来临时，出生早已发生了；而当生命降临时，死亡还是一个不存在的遥远未来。因此，死亡与出生是不对称的，对称只是空间的，不是时间的。这是两种不可比的事物，只是现在我们有权利来谈论一下。人类的生命始于出生，止于死亡，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两者从未同时出现在一种经历之中，因此它们不可比。如果我们一定要比较，就是要说明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共性，因为出生之前是虚无，而死亡之后又是虚无。由生命起始于虚无，生的未来预示着长久的生存；相反，死亡起始于一个长久的过去，而虚无位于其后，所以整个都是相反的。正是基于这同样的原因，我们根本无法对比两者。而我们相较之仅仅为了明白一件事，即死亡完全是另一回事，死亡并不是出生的反面，出生也不是死亡的正面。再有，过去不是未来的反面，未来也不是过去的正面。过去与未来并不是现在的正反面。我生活在一个持续的现在。

所以要当心对称的说法！当然，有这种想法，讨论还是有必要的。